列傳第六十一　范曄　後漢書七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朱儁

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兄子也父節鴈門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慕趙(續漢書曰舉孝廉爲郎十遷霸陵臨汾令以父喪遂去官)太尉陳蕃大將軍竇武連辟並不到靈帝公車徵爲議郎遷北地太守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良或作郎)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首音式受反)符水呪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

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荊揚兖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荊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以周章下三公

司隸使鉤盾令周斌將三府掾屬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標幟（幟音尺志反又音試）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賊（蛾音魚綺反即蟻字也論賊衆多故以爲名）殺人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嚮應京師震動詔勑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轘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尉（大谷轘轅在洛陽東南旋門在汜水之西）召羣臣會議

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殿罵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儁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儁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儁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者也故善出奇无窮如天地无竭如江海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也）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田單爲齊將守卽墨城燕師攻城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采東之盾於其角繫火於其尾穿城而出城上大譟燕師大敗事見史記）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勑軍士皆束葦乘城（巨說文云束葦燒之）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儁合軍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儁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于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西華縣屬汝南）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巳於倉亭生禽卜巳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今凡州宗成縣）梁衆精勇

嵩不能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
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
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
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子繫獲其衆角先已病死乃
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
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
觀於城南杜元凱注左傳曰積尸封土於其上謂之京觀即拜嵩爲左車騎將
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並屬扶風合
八千戶以黃巾既平故改年爲中平嵩奏請冀州
一年田租以贍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

今市爲墟甚不保子今妻失夫賴得皇甫今復安
居嵩溫卹士卒其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壘修
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吏有因事
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嵩既
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信都
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干謂冒進難得而易失者時也
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
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
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
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

末冬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維南子曰凡命將主親授鉞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兵
動若神謀不再計權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
旬月之間神兵電埽封尸刻石南向以報威德震
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
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
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
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弃三分之業剚
劒已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前書
項羽使武涉說韓信信曰漢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背之不祥又萌
通說信令信背漢參分天下鼎足而立信曰漢王遇我厚豈可背之
哉後信謀反爲呂后所執歎曰吾不
用蒯通言爲女子所詐豈非天哉今王上勢弱於劉項將

軍權重於淮陰拍搗足以振風雲叱咤可以興雷
電擊則摩字古通用叱咤怒聲也赫然奮發因危抵巇抵音紙抵擊也崇恩以繫
先附振武以臨後服徼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
檄先馳於前大軍嚮臻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孟津
誅闍官之罪除羣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以致
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況厲熊羆之卒因迅風
之埶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帝示以
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興寶器猶神器天位也謂推亡漢於已墜審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
也夫既朽不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

敗之木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捋豈云易哉且今
豎官輩若同惡如市左氏傳韓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上命未行權歸
近習臣旨主之下難以久居史記范雎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
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萬懼曰非常之謀
尊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且人未忘主天
不祐逆若虛造不臬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
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
死且不朽二句皆左傳之辭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
用因亡去英雄記曰梁州賊王国等起兵劫忠爲主統三十六郡號車騎將軍忠感忱發病死會邊章

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孫子之文）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孫子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玄女三官戰法曰行兵之道天地之寶九天九地各有表裏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子能順之万全可保）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

衆疲瘢果自解去（高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追（司馬兵法之言）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鬬蜂蠆有毒（皆左氏傳文）況大衆乎（高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高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高）高卓不從高從子（酈音歷）酈時在軍中說高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厄定傾者唯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埶不俱

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
貪亂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
附大人今爲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
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
也春秋左氏傳曰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
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增怨於嵩及後秉政初
平元年乃徵嵩爲城門校尉因欲殺之嵩將行長
吏梁衍說曰漢室微弱閹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
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
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

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
內徵兵羣帥表氏遍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
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誅之嵩
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卓
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質正也叩頭
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
免嵩囚復拜嵩議郎遷御史中丞及卓還長安公
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已下皆拜以
屈嵩風音諷謂諷動也既而抵手言曰義眞脯未乎脯音服說文曰脯牛
乘馬脯即古服字也今河朔人猶有此言音備獻帝春秋曰初卓

前將軍高爲左將軍俱征遼章韓遂爭雄及高拜車下卓曰可以服未高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伯燕雀自不知耳高曰昔与明公俱爲鴻鵠但明公今日変爲鳳皇耳及卓被誅以高爲征西將軍又遷車騎將軍其年秋拜大尉冬以流星策免續漢書曰以日有重珥免復拜光禄大夫遷太常尋李傕作亂高亦病卒贈驃騎將軍印綬拜家一人爲郎萬爲人愛慎盡勤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録草不宣於外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言收引之速時人皆稱而附之堅壽亦顯名後爲侍中辭不拜病卒

朱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嘗販繒爲業

儁以孝養致名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辭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情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儁乃竊母繒帛爲規解對規被録占對儁爲備錢以解其事母既失産業深恚責之儁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本縣長山陽度尚見而奇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以儁爲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應弃市儁乃贏服間行輕裝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

言後太守徐珪舉儁孝廉再遷除蘭陵令政有異
能爲東海相所表會交阯部羣賊並起牧守輕弱
不能禁又交阯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
芝反叛攻破郡縣光和元年即拜儁交阯刺史令
過本郡簡募豪兵及所調家兵僮僕之屬合五千人分
從兩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
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與七郡兵俱
進逼之遂斬梁龍降其數萬人旬月盡定以功封
都亭侯千五百戶賜黃金五十斤徵爲諫議大夫
及黃巾起公卿多薦儁有才略拜爲右中郎將持
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
破平之萬戶上言卄狀而以功歸儁於是進封西
鄉侯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
神上使衆數萬殺郡守褚貢屯宛下百餘日後太
守秦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弘爲帥衆浸盛遂十
餘萬據宛城儁與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
八千人圍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儁
司空張温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
歷載乃能克敵史記曰白起鄙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爲夫
良造攻魏拔之後五年攻趙拔光狼城後七
年攻韓拔鄧王城明年拔鄧陵賢而好兵燕昭王以爲亞卿後爲上將軍伐齊入臨淄得齊五

儁討潁川以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儁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閉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埶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董卓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

儁守洛陽而儁與山東諸將通謀爲內應既而懼爲卓所襲乃棄官奔荆州卓以弘農楊懿爲河南尹守洛陽儁聞復進兵還洛懿走儁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青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餘州郡稍有所給謙乃上儁行車騎將軍董卓聞之使其將李傕郭汜等數萬人屯河南拒儁儁逆擊爲傕汜所破儁自知不敵留閑下不敢復前及董卓被誅傕汜作亂儁時猶在中牟陶謙以儁名臣數有戰功可委以大事乃與諸豪雄共推儁爲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

等奉迎天子乃奏記於徐州刺史陶謙前據
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相劉馥（馥音巨彭城
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
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等敢言
之行車騎將軍河南尹莫府（蔡質典職儀曰諸州刺史上郡并列卿府言敢言之）國
家既遭董卓重以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
殘斃長安隔絕不知吉凶是以臨官尹人擯紳有
識莫不憂懼以為自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剋濟
禍亂自起兵已來于茲三年州郡轉相顧望未有
奮擊之功而互爭私讎變更相疑惑謙等並共諮議

議消國難僉曰將軍君侯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凡
百君子靡不顒顒故相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
直指咸陽多持資糧足支半歲謹同心腹委之元
帥會李傕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俟待也）入朝軍
更皆憚入關欲應陶謙等（傳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況天子詔乎且傕汜小豎樊稠
庸兒無他遠略又執力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間
大事可濟遂辭謙議而就徵復為太僕謙等遂
罷初平四年代周忠為太尉錄尚書事明年秋以
日食免復行驃騎將軍事持節鎮關東未發會

催殺樊稠而郭汜又自疑與催相攻長安中亂故
儁止不出留拜大司農獻帝詔儁與太尉楊彪等
十餘人辟郭汜令與李催和汜不肯遂留質儁等
儁素剛即日發病卒子暭亦有才行官至豫章太守
論曰皇甫嵩朱儁並以上將之略受脤倉卒之時
及其功成師剋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獲賊放
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 新序曰楚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為王王子閭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閭曰吾聞帝天下者非輕其利以明其德也不為諸侯者非忘其位以絜其行也今子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為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葉公子高率楚衆以誅白公而反惠王於曰投袂奮袂也言其怒也左氏傳曰楚子聞之投袂而起翟義方進之子舉兵將誅王莽事見前書詩曰陳師鞠旅鄭玄注云鞠告也 故梁衍獻規
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
狽虎口為智士笑 山東連盟謂上云羣帥及袁氏也書稱伊尹格于皇天論語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莊子云孔子見盜跖退曰吾幾不免虎口 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
終甚乎前史晉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 華嶠譜敘曰表字偉容歆之子也年二十餘為散騎常侍 每言其祖魏大尉歆 魏志曰歆字子魚 稱
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
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敛策而已不有焉 敛策不論其功
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
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覆危亂而能終

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爲先斯亦行身之要與（論語曰顏回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賈曰黃妖衝發當乃奮越勠是振旅不居不伐（老子曰功成而不居）

脩捷陳願亦弭干越（謂平許昭也干語辭猶云句吳之類矣）言肅王命並講屯壁（壁猶蹲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一

董卓

范曄 後漢書七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董卓字仲穎（卓別傳曰卓父君雅爲頴川輪氏尉生卓及弟旻旻改卓字仲穎旻字叔穎）隴西臨洮人也性麤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爲殺耕牛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由是以健俠知名爲州兵馬掾常徼守塞下（說文曰徼巡也前書曰中尉巡徼京師音義曰所謂遊徼備盜賊）

馳射（方言曰所以藏箭謂之韇左氏傳云右屬櫜韇謂之服藏弓）爲羌胡所畏桓帝末

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爲軍司
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曰
爲者則已有者則士爲功者雖已共有者乃士乃悉分與吏兵無
所留稍遷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後爲并州刺史
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擊
張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抱
罕河關羣盜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
李文侯爲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伯玉等乃劫致
金城人邊章韓遂（獻帝春秋曰梁州義從宋建王國等反詐
金城郡降求見涼州大人故新安令邊允
從事韓約約不見太守陳懿勸之使王國等便劫質約等數十人金
城亂懿出國等扶以到護羌營殺之而釋約允等龍西以愛憎露布

冤約允名以爲賊州購約允各千戶
侯約允被購約改爲遂允改爲章）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
太守陳懿攻燒州郡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
侵逼園陵託誅官官爲名詔以卓爲中郎將副左
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以無功免歸而邊章韓
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假節
執金吾袁滂爲副（袁宏漢紀曰滂字公瞗純素寡欲終不言
立於朝故愛人矩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
懵不极焉）拜卓破虜將軍與溫寇將軍周慎並統
於温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萬屯美陽（美陽故城在
今雍州武功縣北）以衛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温卓與戰輒不利
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

驢馬盡鳴賊以爲不祥欲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敗走榆中（榆中縣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金城縣中）將三萬人追討之温參軍事孫堅（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即孫權之父也見吳志）說愼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之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愼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狹反斷愼運道愼懼乃棄車重而退温時亦使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卓於望垣北（望垣縣屬天水郡）爲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僞立隄以爲捕魚而潛從隄下過軍（續漢書隄字作堰其字義則同但異體耳）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時衆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封蠭鄉侯邑千戶（蠭縣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字或作郃音合）三年春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温爲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温其冬徵温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及伯玉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共殺涼州刺史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典略曰騰字壽成扶風茂陵人馬援後也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目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自號合衆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王悉令領其

衆寇掠三輔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
軍皇甫嵩擊破之韓遂等復共廢王國而劫故信
都令漢陽閻忠（英雄記曰王國等起兵劫忠爲王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使督統諸
部忠恥爲衆所脅感恚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
殺害其諸部曲並各分乖六年徵卓爲少府不肯
就上書言所將涅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
直不畢稟賜斷絕（前書音義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爲牢）妻子飢凍牽挽
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言羌胡心腸敝惡情態
如狗也續漢書敝作懻方言云懻惡也郭璞曰懻猶怨急性也懻音芳烈反忿音芳于反）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
增異復上（如其更增異志當復聞上）朝廷不能制頗以爲慮及靈帝

寢疾圖書拜卓爲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
上書言曰臣既無老謀又無壯事天恩誤加掌戎
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爲臣奮
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
以觀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
誅閹官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
后卓得召即時就道並上書（並猶兼也）曰中常侍張讓
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
前漢枚乘上書曰欲揚之滄一人吹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滄音測亮反寒也）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公羊

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今臣輒鳴鍾鼓如洛陽鳴鍾鼓者聲其罪也論語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典略載卓表曰張讓等恃慢天常擅操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高獲千金下數百萬貲財美田皆屬讓等使續命上烝姦賊蜂起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宦官中常侍段珪等山陽公載記段字作殷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典略曰帝望見卓涕泣羣公謂卓有詔勑兵人爲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却兵之有遂俱入城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衆英雄記曰原字建陽爲人麤略有勇善射受便不辭有膽言急追寇虜輒在前魏志曰以久不雨策免漢宮儀曰弘字子高安衆人因集議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弘字子高安衆人因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政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公卿

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抗高也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案劾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之坐者震動前書昭帝崩霍光迎立昌邑王賀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光召丞相已下會議莫敢發言昌延年前離席按劾曰君羣臣有後應者請斬之尚書令也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太甲既立不明太甲湯孫太丁子也尚書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宮也昌邑王凡所徵發一千一百二十七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何皇后靈帝孝仁董皇后靈帝之母踈迫永樂太后孝仁董皇后靈帝之母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左傳曰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遷於永安宮遂以弒崩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鄠侯傳音陟戀反鄠今岐州縣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鉄鎖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為相國入朝不趨劒履上殿封母為池陽君置丞令是時洛中貴戚宰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言牢固者皆搜索取之也濉也二字皆從去聲今俗有此言及何后薨開文陵靈帝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

公主妻略宮人虐刑濫罰睚眦必死羣僚內外莫
能自固卓嘗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
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
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鐘
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鍾虡以銅爲之故賈山上書
云縣石鑄鍾虡前書音義曰
虡鹿頭龍身神獸也說文鐘柎
義云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蛇尾文如豹文明帝永平五年長
安迎取飛廉及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館銅馬則東門京所作致
於金馬門外者也張璠紀曰久史靈臺及永安候銅蘭楯卓亦取之故
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
魏志曰卓鑄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鏇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
臨洮乃鑄銅人三輔舊事曰秦王立二十六年初定天下稱皇
帝大人見臨洮身長丈迹長六尺作銅人以

厭之立在阿房殿前漢徙長樂宮中大夏殿
前史記曰始皇鑄天下兵器爲十二金人卓臨洮人也而今
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卓素聞天下同疾
閹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
情擢用羣士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毖侍中汝南
伍瓊英雄記毖作埤字仲遠武
威人瓊字德瑜毖音祕
名泰避其諱耳長史何顒等以處士荀爽爲司空其深黨錮
者陳紀韓融之徒皆爲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
以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英雄記馥字
文節潁川人侍中劉岱爲
兗州刺史英志曰劉岱字公
山東萊牟平人
記岱字公緒九
州春秋岱爲胄
頴川陳留孔伷爲豫州刺史英雄
獻帝春秋咨作資
後爲孫堅所殺
南陽太守

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毖陰爲內主初靈帝末董巿餘黨郭太轉三輔號爲白波賊衆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鴆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董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得而伍瓊周毖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毖而彪琬恐懼詣卓謝曰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以不及爲罪卓既殺瓊毖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爲光祿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便時謂時日吉便）後移未央宮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燔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子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寶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先遣將徐榮逆堅於梁

故城在今汝州梁縣西南與戰破堅生禽潁川太守李旻旻之卓所得義兵士卒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時河內太守王匡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少任俠聞屯兵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死者略盡明年孫堅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梁縣屬河南郡今汝州縣也陽人聚故城在梁縣西卓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九州春秋曰卓以東郡太守胡軫為大督呂布為騎督軫性急豫宣言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宜布等惡之宣言相驚云賊至軍眾大亂奔走堅追擊之軫布敗走卓遣將李傕詣堅求和堅拒絕不受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大谷口在故嵩陽西北三十五里也

出對洛陽故城張衡東京賦云盟津達其後大谷通其前是也距至也墓間卓敗走却屯黽池聚兵於陝堅進洛陽宣陽城門洛陽記洛陽城南面有四門從東第三門更擊呂布布復破走堅乃埽除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新安黽池間以截卓後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為也唯孫堅小戇說文曰戇愚也音都降反諸將軍宜慎之乃使東中郎將董越屯黽池中郎將段煨屯華陰華陰典略曰煨在華陰特修農事天子東遷煨迎貢饋周急魏志曰武威人也煨音壹回反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中郎將校尉布在諸縣以禦山東卓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璯璯音煩又音甫袁反持節拜卓為太師位在

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
車服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轄時人號竿摩車言其
服飾近天子也金華以金爲華飾車也爪者蓋弓頭爲爪形也轄音甫黠反廣雅云車箱也晝爲文彩續
漢志曰轄長六尺下屈廣八寸又云皇太子青蓋金華蚤晝轄竿摩謂相逼近也今俗以事干人者謂之相竿摩
爲左將軍封鄠侯兄子璜爲侍中中軍校尉皆典
兵事於是宗族內外並居列位其子孫雖在髫齔
男皆封侯女爲邑君數與百官置酒宴會淫樂縱
恣乃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鄠高厚
七丈號曰萬歲塢今案塢舊基高丈周廻一里一百步積穀爲三十年
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
鄠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橫音光卓施帳幔
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
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
轉桉案閒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諸
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誅關中舊族陷以
叛逆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
誣衊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笞溫於市殺之以塞
天變前溫出屯美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
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爲溫參軍
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整司

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歷
閭古之名將杖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武者
也故穰苴斬莊賈史記齊景公時晉伐阿鄄而燕侵河上以司馬穰苴爲將軍使寵臣莊賈監軍賈期後至穰苴斬其以徇三軍鄄音絹魏絳戮楊干魏絳晉大夫楊干晉公弟會諸侯於曲梁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事在左傳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溫不能從而
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溫字伯慎漢官儀曰溫穰人少有名
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
發而見害越騎校尉汝南伍孚謝承書曰孚字德瑜汝南吳房人質性剛毅勇壯好義力能兼人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
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閤以手撫其背孚因出
刃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之而大
詬詬罵也音許豆反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
賊於都市磔車裂之也音丁格反獻帝春秋磔作車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
時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三輔決錄曰瑞字君榮扶風人博達無不通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津亭侯萌字文始有才學與王粲善粲作詩贈萌有人書呂字於
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其雄
記曰有道士書布爲呂字將以示卓卓不知其爲呂布也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會未
央殿卓朝服外車既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
妻止之卓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
右騎屯衛周市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士

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獻帝紀曰肅呂布同郡人也）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僞著衛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趣音促九州春秋曰布素使秦誼陳衛李黑等僞作宮門衛士持長戟卓到宮門黑等以長戟倏又卓車或又其馬卓驚呼布布素施錨於衣中持矛即應聲刺卓墜於車）主簿田儀（九州春秋儀字作景）及卓倉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馳齎赦書以令宮陛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使皇甫嵩（英雄記曰卓毋及弟妻皆於郿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英雄記曰卓毋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時斬首）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縠紈素奇玩積如丘山初卓以牛輔子壻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李傕（英雄記傕北地人字稚然）郭汜（獻帝紀曰傕張掖人）張濟（英雄記傕北地人劉艾獻帝紀曰傕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儁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略男女所過無復遺類呂布

乃使李肅以詔命至陝討輔等輔等迎與講解
敗走弘農布誅殺之其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
懼乃齎金寶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
獻帝紀曰輔帳下支胡赤兒等素待之過急盡以家寶與之自帶二十
餘餅金大白珠瓔胡謂輔曰城比已有馬可去也以繩繫輔瓔踰城縣
下之未及地丈許放之輔傷瓔不能
行諸胡共取其金殺珠斬首詣長安傕汜等以王允呂布殺
董卓故忿怒幷州人幷州人其在軍者男女數百
人皆誅殺之牛輔既敗衆無所依欲各散去傕等
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爲一歲不
可再赦不許之傕等益懷憂懼不知所爲武威人
賈詡時在傕軍說之
魏志曰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爲平津
尉遷討虜校尉牛輔屯陝詡在輔軍輔既

死故詡
在傕軍
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諸君若棄軍
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
安爲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
走未後也傕等然之各相謂曰京師不赦我我當
以死決之若攻長安克則得天下矣不克則鈔三
輔婦女財物西歸鄉里尚可延命衆以爲然於是
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聞之乃遣卓故
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
九州春秋曰胡文才楊整脩皆
涼州人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
傕之叛乃召文才整脩使東曉諭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
關東鼠子欲何爲乎卿往曉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榮戰死
軫以衆降傕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

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袁宏記曰蒙後爲催所殺圍長安城城
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叛兵內反叛兵即蜀兵也漢代謂蜀爲叛
引催衆得入城潰放兵虜掠死者萬餘人殺衛尉
种拂等呂布戰敗出奔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
樓上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宣平門於是大赦天下李催郭汜樊
稠等皆爲將軍袁山松書曰允謂催等曰目無作威作福將軍
將軍汜爲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爲中郎將也遂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
閒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催等葬董
卓於郿并收董氏所棄尸之灰合斂一棺而葬之
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漂水入藏漂其棺木袁帝紀曰帝
起居

汪曰家下開大風暴雨水土流入打出之棺向入輒復風雨水溢郡守
如此者三四家中水半所稠等共下棺天風雨益暴甚遂閉戶戶閉大
風復破其家催又遷車騎將軍開府領司隸校尉假節汜
後將軍稠右將軍張濟爲鎮東將軍並封列侯催
汜稠共秉朝政濟出屯弘農以賈詡爲左馮翊欲
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乃止更以
爲尚書典選明年夏大雨晝夜二十餘日漂沒人
庶又風如冬時帝使御史裴茂訊詔獄原繫者二
百餘人其中有爲催所枉繫者催恐茂赦之乃表
奏茂擅出囚徒疑有姦故請收之詔曰災異屢降
陰雨爲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

心欲釋冤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初卓之入關
要韓遂馬騰共謀山東（獻帝傳曰騰父平扶風人爲天水
家貧無妻遂取羌女生騰）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倚卓起兵興平
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橋時騰私有求於
傕不獲而怒遂與侍中馬宇右中郎將劉範（焉之
前涼州刺史种邵中郎將杜稟（獻帝紀曰稟与賈詡有
槐里欲共攻傕傕令樊稠及兄子利數隙數伐扶風吏人爲騰守
萬人攻圍槐里夜梯城城陷斬稟梟首）合兵攻傕連日不決
韓遂聞之乃率衆來欲和騰傕既而復與騰合傕
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與騰等戰於長平觀下（前
書音義曰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北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遂騰敗斬首萬餘級种劭劉

範等皆死遂騰走還涼州稠等又追之韓遂使人
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雖小違要
當大同欲共一言乃駐馬交辭相加（駐並
也）笑語良
久軍還利告傕曰樊韓駐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
愛甚密於是傕稠始相猜疑猶加稠及郭汜開府
與三公合爲六府皆參選舉（獻帝起居注曰傕等各欲用
其所舉若一違之便忿憤恚
怒王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舉終不見用）時長安中盜賊不
能制而其子弟縱橫侵暴百姓是時穀一斛五十
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啖音徒
敢反）白骨委積

路帝使侍御史侯汶音問出太倉米豆爲飢人作糜
經日而死者無降帝疑賊鄙有虛賦布也鄙要也乃親於御
前自加臨檢既知不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
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閣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
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後多得全濟明年
春催因會刺殺樊稠於坐獻帝紀曰催見稠果勇而得衆心疾害之醉酒潛使外生騎都尉胡封於坐中拉殺稠由是諸將各相疑異催汜遂復理兵相攻
亥宏記曰李催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與催婢妾私而奪已愛恩有以離間之會催送饋汜妻乃以鼓爲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牺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催請汜大醉汜疑催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相猜疑也
西將軍楊定者故卓部曲將也懼催忍害乃與汜
合謀迎天子幸其營催知其計即使兄子暹音纖將
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楊彪謂
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
天心未知何如是暹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催
營彪等皆徒從亂兵入毀掠宮人什物催又徙御
府金帛乘輿器服而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
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餘人和催汜汜不從
遂質留公卿彪謂汜曰將軍達人閒事柰何君臣
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邪汜怒欲
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

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催矢及帝前（獻帝紀曰汜與催相攻將兵夜攻催門候開門內汜兵苞等燒屋火不滅汜兵弓矛並發矢及天子樓然藁中　張苞張龍謀誅催汜）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催於是汜衆乃退是日催復劫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獻帝紀曰催令門設及關校尉守察盛夏炎暑不能得冷水飢渴依離上以前移宮人及侍臣不得以穀米自隨入門有禁防不得出市困乏使就催索粳米五斛牛骨五具欲爲食賜宮人左右催不與米取久牛肉牛骨給皆已臭蟲不可啖食）尋復欲徙帝於池陽黃白城（池陽縣故城在今涇陽縣西北）君臣惶懼司徒趙溫深解譬之乃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催汜酈先辭汜汜即從命又詣催催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我同邪必誅之君觀我方略士衆足辦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左右助也音佐又）汜一名多酈曰今汜質公卿而將軍爵至諸輕重乎催怒呵遣酈因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僞不及酈得以免催乃自爲大司馬（獻帝起居注曰催性曹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爲又於朝廷省門外爲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特節拜催爲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催白以爲得鬼神之助乃厚賜諸巫）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敦請催求東歸十反乃許（袁宏記曰路使大宮令孫篤校尉張式宣諭十反　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富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曰是天子

非車不得前催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峯車惟帝言諸兵但卻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却既渡橋士衆咸称万歲李傕出屯曹陽以張濟爲驃騎將軍復還屯陝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奉與義將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爲安集將軍楊詡曰承獻帝舅也裴松之案獻帝紀曰帝以尚書郎郭溥詡汜屯郭汜曰承盡帝母太后之姪爲国上將今天子有命何須留之吾不忍見卿所行請先殺我以章卿惡汜得傳言切意乃少愈寧輯將軍段煨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帝幸其營初楊定聽汜等並侍送乘輿汜遂復欲劫帝而西楊定恐變生乃弃軍還就李傕車駕進至華陰帝主紀曰帝以尚書郎郭溥詡汜汜必屯部未定乞須留之吾不忍見卿所因罵汜曰卿負庸人賊天

凶逆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催使殺之
袁山松書曰傷年二十五貫賁戰亡實賁有冤而麼之 天子遂露次曹陽承奉乃詣
催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
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衆數
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催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
輿乃得進董承李樂擁衛左右胡才楊奉韓暹去
卑爲後距催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
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十里中方得至陝乃結營
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皆有離心
承奉等夜乃潛議過河 袁宏紀曰催汜繞營叫呼吏二失色各有分散意李樂懼欲令車駕

御舡過砥柱出盟津楊慶曰臣弘農人也自此以東有三十六難非乘所當登岸正刘艾亦曰臣前爲陝令知其危險舊故河師猶時有傾危況今無師太尉所慮是也 使李樂先度具舟舡舉火爲應帝步
出營臨河欲濟岸高丈餘乃以綃縋而下 縋音直類反
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
知爭赴舡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擊披之斷手指
於舟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 宋貴人名都常山太守胤
之女也見獻帝起居注 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
人其宮女皆爲催兵所掠奪凍溺死者甚衆既到
大陽止於人家 大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在大河之陽也即今陝州河北縣是也十三州記曰傅巖在虞界今仕穴尚存 然後幸李樂營百官飢餓河內太守張陽

魏志曰楊字雅叔雲中人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爲列侯邑字文都比陽人鎮北將軍見同歲名拜胡才征東將軍張楊爲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羣聚暨競求拜職魏志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与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爲笑諸將或遣婢詣省問或齎酒洪天子侍中不通宣呼罵詈也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催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器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催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諸將爭權韓暹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修洛宮七月帝還至洛陽幸楊安殿張楊以爲己功故因以楊名殿獻帝起居注曰舊時官殿悉壞倉卒之際拾撫故瓦材木工匠無法度之制所作並無足觀也乃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何事京師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乃以張楊爲大司馬楊奉爲車騎將軍韓暹爲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暹與董承並留宿衛暹矜功恣睢恣睢自任用之貌睢音火季反干亂政事董承患之潛召兗州牧曹操操乃詣闕貢獻稟公卿以下因奏韓

遲張楊之罪遲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遲楊有翼
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於是封衞將軍董承輔國
將軍伏完等十餘人爲列侯贈沮儁爲弘農太守
袁宏記曰議郎即侯祈尚書馮碩侍中壺崇討有罪也封衞將軍董
承輔国將軍伏完侍中丁沖种輯尚書僕射鍾繇尚書郭溥衞史中
丞董芬彭城相刘艾馮翊韓斌東郡太守楊衆議郎羅邵伏德趙
褒爲列侯賞有功也贈射声校尉沮儁爲弘農太守旌死節也曹
操以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楊奉韓遲欲要遮車
駕不及曹操擊之獻帝春秋曰車駕出洛陽自轘轅而東楊
奉韓遲引軍追之輕騎既至操設伏兵要
於陽城山峽中大敗之奉遲奔袁術遂縱暴楊徐閒明年左將
軍劉備誘奉斬之遲懼走還并州道爲人所殺九州
春秋曰遲失奉孤特与千餘騎欲帰并州爲張宣所殺胡才李樂留河東才爲怨
家所害樂自病死張濟飢出至南陽攻穰戰死
郭汜爲其將伍習所殺三年使謁者僕射裴茂詔
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典略曰傕頭至有詔高縣之以段
煨爲安南將軍封閿鄉侯閿鄉今虢州縣也說文閿今作閿流俗誤也四年張
楊爲其將楊醜所殺魏氏春秋曰楊素與呂布善曹公之圍布楊
將楊醜殺楊以應曹公以董承爲車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
權歸曹氏天子總已百官備員而已帝忌操專偏
乃密詔董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備
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更與偏將軍王服長水校
尉种輯議郎吳碩結謀事泄承服輒碩皆爲操所

誅韓遂與馬騰自還涼州更相戰爭乃下隴據陳
中操方事河北慮其兼閒爲亂七年乃拜騰征南
將軍遂征西將軍並開府後徵段煨爲大鴻臚病
卒復徵馬騰爲衛尉封槐里侯騰乃應召而留子
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韓遂舉關中背曹操操
擊破之遂超敗走騰坐夷三族超攻殺涼州刺史
韋康 太僕端之子也弟誕魏光祿大夫 復據隴右十九年天水人楊阜
破超 魏志曰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韋康以爲別駕馬超率萬餘
人攻冀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弟
嶽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超
入拘阜於冀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因兄姜叔
也歷城阜少長詣叙家見叙母說前在冀中時事慷慨悲甚叙曰何
爲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天下時叙母

[illegible]然物從阜討超開阜等兵起自將出襲歷城得叙母養之曰若背
父之逆子弒君之賊不[illegible]天地宜以容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
與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季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超奔漢中降劉備 蜀志曰超字
孟起既奔漢中聞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備遣迎超將兵徑到城下漢中震怖璋即稽首 韓遂走金城羌中
爲其帳下所殺初隴西人宗建在袍罕自稱河首
平漢王 建以居河上流故稱河首也 署置百官三十許年曹操因
遣夏侯淵擊建斬之涼州悉平 魏志曰臯宇妙才沛國
人也爲征西護軍魏太
祖使帥諸將
討建拔之

論曰董卓初以尩闇爲情 詩大雅曰闞如虓虎毛傳曰虓虎怒之貌也
剝之劫 剝猶亂也左傳曰大實剝亂 故得蹈籍彝倫毀裂畿服 彝常
也倫理也書云我不知其彝倫攸叙左傳曰裂冠毀冕畿謂王畿也服九服也 夫以劓肝斬趾之性

劉剖也斲斬也紂劉剔孕婦則羣生不足以厭其忮然猶
剖比干之心斲朝涉之脛 折意縉紳遲疑陵奪折屈也謂忍性屈情權用
之道焉 莊子曰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无有邪
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
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又殘寇棄之
崑岡之火自茲而焚 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版蕩之篇於焉而
極 詩大雅曰上帝版版下人卒癉毛萇注版反也癉病也言厲王
為政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又蕩之什曰蕩蕩上帝下人之
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鄭玄箋至 嗚呼人之生也難矣 左傳曰
注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
難其有不獲死乎 天地之不仁甚矣 老子曰天地不仁
以萬物為芻狗
贊曰百六有會 前書音義曰四千五百歲為一元一元之中
有九厄陽厄五陰厄四陽為旱陰為水初入
元百六歲有陽厄 過剥成災 易曰大過棟橈本末弱也
故曰百六之會 剥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 董

卓滔天干逆三才 滔漫也書曰
云百川沸騰 象龍蛇升天
山冢崒崩 皇京烟埃無禮雖又餘浸遂廣 左傳曰
多行无
札父
自及 矢延王輅兵纏魏象 周禮巾車掌
輅纏遠也魏象闕也 主之五
回人神波蕩 區服傾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二

列傳第六十三　范曄　後漢書七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劉虞　公孫瓚

陶謙

劉虞字伯安東海郯人也謝承書曰虞父舒丹陽太守祖父嘉光祿勳虞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穢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黃巾作亂攻破冀州諸郡拜虞甘陵相綏撫荒餘以蘇儉率下遷宗正後車騎將軍張溫討賊邊章等舉

幽州烏桓三千突騎而牢稟通懸皆畔還本屠
音義曰牢賈直也稟食也言軍糧不續也前中山相張純私謂前太山太守
張舉曰今烏桓既畔皆願爲亂涼州賊起朝廷不
能禁又洛陽人妻生子兩頭此漢祚衰盡天下有
幾可定大業舉因然之四年純等遂與烏桓大人
共連盟攻薊下燔燒城郭虜略百姓殺護烏桓校
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等衆至
十餘萬屯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平州舉稱天子純稱彌天
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

勑公卿奉迎純又使烏桓峭王等峭音七遙反步騎五萬
入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以遭
威信素著恩積北方明年復拜幽州牧遭到薊罷
省屯兵務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寬弘開
許善路又設賞購舉純純走出塞餘皆降散純
爲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遭靈帝遣使者就拜太
尉封容丘侯容丘縣屬東海郡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遭大
司馬進封襄貢侯初平元年復徵代袁隗爲太傅
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達舊幽部應接荒外資調
甚廣歲常割青冀異賦調二億有餘以給足之時

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勸農桑
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
十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皆設
視溫恤爲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虞雖爲
公天性節約敝衣縕履飯食無兼肉遠近豪俊風猶舊也初詔令公孫瓚討
烏桓受虞節度瓚但務會徒衆以自強大而縱恣
部曲頗侵擾百姓而虞爲政仁愛念利民物由是
與瓚漸不相平二年冀州刺史韓馥勃海太守袁
紹及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沖逼於董卓時獻帝年十
遠隔關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長者欲立爲王乃
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
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左傳曰周襄王出奔于鄭魯臧文仲
曰天子蒙塵于外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
宜共勠力說文曰勠力并力也左傳曰勠力同心音力竭反又音六盡心王室而反造
逆謀以相垢誤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
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於是選掾右北平
田疇從事鮮于銀魏志曰疇字子春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劒劉虞署爲從事太祖北征烏桓令
疇將衆止徐無出盧龍歷平剛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太祖與戰大斬獲論功封疇疇上跡自陳太祖令夏侯惇喻之疇曰
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蒙險間行奉使長安獻帝既思東歸

見疇等大悅疇 虞子和爲侍中因此遣和潛從武
關出告虞將兵 來迎道由南陽後將軍袁術聞其
狀遂質和使報 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
奉迎天子而術音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
虞遣兵虞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
與瓚仇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爲袁紹所留
瓚既累爲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黷武（黷猶慢也數也尚書曰黷于祭祀也）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
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資
眞典當胡夷（當音丁浪反）瓚數抄奪之積不能禁乃遣
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
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於薊
城以備虞（京高丘也言高築丘田墾以備虞虞焉解見獻帝紀）虞數請瓚輒稱病不
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東曹掾張儁儁曰
今天下引領以公爲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
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儁
卒而積忿不已四年冬遂自率諸屯兵衆合十萬
人以攻瓚將行從事代郡程緒免胄而前曰公孫
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
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

以武臨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
虞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以徇戒軍士曰無復餘
人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者瓚以同姓
厚待遇之紀知虞謀而夜告瓚瓚時部曲放散在
外倉卒自懼不免乃掘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
愛人盧舍勑不聽焚燒急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
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遂大敗與官屬
北奔居庸縣（居庸縣屬上谷郡有關）瓚追攻之三日城陷送執
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段
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節
督幽并司冀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脅
訓斬虞於薊市先坐而呪曰若虞應爲天子者天
當風雨以相救時旱埶炎盛遂斬焉傳首京師故
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尾敦姓名）瓚乃上訓爲幽
州刺史虞以恩厚得衆懷被北州百姓流舊莫不
痛惜焉初虞以儉素爲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
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時人
以此疑之和後從袁紹報瓚云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令音力定反支音巨移反）家世二
千石瓚以母賤遂爲郡小吏爲人美姿貌大音聲

言事辯慧典略曰璜性辨慧每白事常兼數曹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續志云侯太守妻之以女）後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略見書傳與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璜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璜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酹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障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赦璜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璜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不

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璜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中平中以璜督烏桓突騎車騎將軍張溫討涼州賊（賊即邊章等）會烏桓反畔與賊張純等攻擊薊中璜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張純復與畔胡丘力居等寇漁陽河間勃海入平原多所殺略璜追擊戰於屬國石門（石門山名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虜遂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所略男女璜深入無繼反爲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盡煮弩楯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雪隊阬死者十

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詔拜瓚降虜校尉封都
亭侯復兼領烏桓長史職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
有警瓚輒厲色憤怒如赴讎敵望塵奔逐或繼之
以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常與善射
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自號白馬義
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騎
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瓚
志埽滅烏桓而劉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虞相
忤初平二年青徐黃巾三十萬衆入勃海界欲與
黑山合瓚率步騎三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
東光今滄州縣斬首三萬餘級賊弃其車重數萬兩奔走度
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
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名
大震拜奮武將軍封薊侯瓚既諜劉虞遣兵就袁
術而懼術知怨之乃使從弟越將千餘騎詣術自
結術遣越隨其將孫堅擊袁紹將周昕越爲流矢
所中死瓚因此怒紹遂出軍屯槃河將以報紹（槃即
爾雅九河鉤槃之河也其枯
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乃上疏曰臣聞皇羲已來君
臣道著張禮以道導人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軍袁
紹託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昔

爲司隸值國多難太后承攝伺氏輔朝謂伺進也紹不
能舉直措枉而專爲邪媚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
令丁原焚燒孟津續漢書曰何進欲誅中常侍趙忠等進乃詔令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數千人爲聲援太后河內稱黑山伯上事以誅忠等爲辭燒平陰河津臺府人舍以怖動太后董卓造爲亂始紹罪一
也卓既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以濟君
父而弃置節傳傳音丁戀反逃亡禾辱爵命背違人
主紹罪二也紹爲勃海當攻董卓卓而默選殘馬不
告父兄至使太傅一門曝骸不仁不孝紹罪
三也左傳曰兩觀災因杜預曰兩觀闕名也前書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曝骸蹈也董卓根紹於冀州山東乃誅紹叔父太傅隗及宗族在京師者曝骸城之紹既興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自封
植乃多引資糧專爲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
爲痛怨莫不咨嗟紹罪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
矯刻金玉以爲印璽每有所下輒阜囊施檢文稱
詔書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各封其言密事得阜囊說文曰檢書署也今俗謂之排其字從木
修漸以即眞亡新王莽觀紹所擬將必階亂階梯也詩曰職爲亂階
紹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祥妖星工主星者賂遺財貨與
共飲食尅會期日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施爲
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動降
服張楊累有功効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讒慝
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

姚貢紹以貪惏（惏音方於反貪惏也）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人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公羊傳曰桓公幼而貴隱公長而卑子以母貴也）紹母親爲傅婢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婦除陵廟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誅紹罪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立柯會之盟（春秋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曰齊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晉文爲踐土之會（踐土鄭地也左傳周襄王出居于鄭晉文公重耳爲踐土之會率諸侯朝天子以成霸功）伐荊楚以致菁茅（菁茅靈茅以供祭祀也左傳曰僖四年齊桓伐楚責之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誅曹衛以章無禮（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伐曹假道于衛衛人不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衛責其無禮也）人臣雖闇（闇猶下也背細也闇音烏紺反）昔名非先賢（吐盍反昔音人勇反）蒙被朝恩負荷重任職在鉞奉辭伐罪（鉞音方于反鉞斧也我公升也）輒與諸將州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尚書周公東征二年罪人斯得）而紹續桓文忠誠之效遂舉兵攻紹於是冀州諸城悉畔從瓚紹懼乃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相結而範遂皆紹領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爲青冀兗三州刺史又悉置郡縣守令與紹大戰於界橋（橋名心見袁帝紀）瓚軍敗

還薊紹遣將崔巨業將兵數萬攻圍故安不下走
軍南還瓚將步騎三萬人追擊於巨馬水（水在幽州易縣界流入歸義縣界）大破其衆死者七八千人乘勝而南攻下
郡縣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據有齊地
紹復遣兵數萬與楷連戰二年糧食盡士卒疲
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左傳齊侯伐晉結屨展喜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紹
乃遣子譚爲青州刺史楷與戰敗退還是歲瓚破
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嘗謂曰
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北中可避
世瓚自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鎮焉（前書見縣屬涿郡續
漢志曰薊洞閣瓚所

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八里）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
遼海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
瓚輔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推爲烏桓司馬柔招
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
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種人
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表紹將麴
義合兵十萬共攻瓚與平二年破瓚於鮑丘（鮑丘水
名路水在今幽州漁陽縣）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屯田
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軍糧盡士卒飢困餘衆
數千人退走瓚徼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穀

貴民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輔和兵合瓚虜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鐵為門斤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姻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為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踈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眸胡於塞表靖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吾諸營樓櫓千里（櫓即擄字見說文釋名曰櫓露也上無覆屋）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反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

九州春秋曰瓚曰始天下兵起我謂嗤掌而定

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
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赴瓚
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
僵屍蔽地以意而推猶爲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
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
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鳥尽歸人滹水陵高滹水
丑六反
喻急也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
言而動言相
感也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下經曰隰
起火爲應吾當自内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善
士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足矣紹候得其書獻帝
春秋

候者得書紹使陳
琳易其詞即此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至遂便出戰紹
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
縱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
關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
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
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爲屠各所殺屠各胡號田楷與
袁紹戰死鮮于輔將其衆歸曹操操以輔爲度遼
將軍封都亭侯閻柔將部曲從曹操擊烏桓拜護
烏桓校尉封關内侯張燕既爲紹所敗人衆稍散
曹操將定冀州乃率衆詣降拜平北將軍封安

國真侯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行飭身卓然不羣者或未聞焉（前書班固曰夫唯大雅卓爾不羣者何開獻王之謂與故論引焉）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牧養也見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美哉乎季漢之名宗子也若虞贊無間同情共力糾人完聚稽保燕薊之饒（糾收也繕修也左傳曰繕甲兵）以臨羣雄之隙舍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天運猶天命也人文猶人事也）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丹陽郡丹陽縣人也吳書曰陶謙父改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爲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倉梧大守同縣甘公出遇之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悅許妻以女十

太人怒曰陶家兒趨戲無度於何以女許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與之）少爲諸生仕州郡（吳書曰謙舉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太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交謙恥爲之屈皆丐頭屬謙謙不爲起固強之乃避席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則勝人）四遷爲車騎將軍張溫司馬西討邊章韓遂爲徐州刺史擊黃巾大破走之境內晏然時董卓雖誅而李傕郭汜作亂關中是時四方斷絕謙每遣使間行奉貢西京詔遷爲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溧陽今宣州縣也溧音栗）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實其豐流民多歸之而謙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別駕從事趙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見疎出爲廣陵太守（謝承書曰謙表昱才優爲太守）曹宏等讒慝小

人謙甚親任之良善多被其害田斯漸亂卞邵
宣自稱天子謙始與合從後遂殺之而并其衆初
曹操父嵩避難琅邪時謙別將守陰平縣名屬東海國故城在今沂州承縣西南十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初平四年曹操擊
謙破彭城傅陽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偪陽也楚宣二年滅宋改曰傅陽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謙
退保郯操攻之不能克乃還過拔取慮睢陵夏丘
虹縣南睢陵縣在丁邳西南慮音秋閭縣名屬下邳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夏丘縣屬沛郡故城今泗州虹縣東南是
皆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爲之不
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迹初三輔遭李傕亂百
姓流移依謙者皆殲盡也左傳曰門官殲焉興平元年曹操復

擊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懼不免欲走歸丹陽
會張邈迎呂布據兗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死初
同郡人笮融音側格反聚衆數百往依於謙謙使督廣
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浮屠佛也解見西羌傳上累金盤下爲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
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
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獻帝春秋曰融奉黃老道方四五里費以巨萬及曹操擊謙徐方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
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
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因以過江南

奔豫章殺郡守朱皓入據其城後爲楊州刺史劉
繇所破走入山中爲人所殺昱字元達琅邪人清
已疾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爲人耳不邪
聽目不妄視太僕种拂舉爲方正
賛曰襄賁勵德維城燕北（勵勉也）仁能洽下忠以衛
國伯珪踈獷武才驕（音去聲）猛（驕反）虞好無終紹勃難
並徐方殲耗實謙爲梗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三